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雾都孤儿 (下)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雾都孤儿(下)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雾都孤儿(下)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小说家。他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 只上过几年学, 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 14 部长篇小说, 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 和描写 1789 年法

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小说家”。

目 录

第三十九章	1
第四十章	34
第四十一章	50
第四十二章	72
第四十三章	96
第四十四章	120
第四十五章	136
第四十六章	145
第四十七章	167
第四十八章	184
第四十九章	205
第五十章	229
第五十一章	254
第五十二章	284
第五十三章	304

第三十九章

读者早已熟知的几个体面人物再次登场，并说明孟可司与老犹太是如何把他们很有价值的脑袋凑到一块儿的。

上一章讲到，三位贵人如此这般做成了他们那一笔小小的交易。第二天傍晚，威廉·赛克斯先生从小睡中醒来了，他睡意蒙眬地大吼一声，问现在是夜里几点钟了。

赛克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所在的房间不是他杰茨之行以前住过的那些房子当中的一处，虽说也是在伦敦城内的同一个区域，离他从前的住处不远。外



表上,这屋子不像他的旧居那样称心,只是一所劣等的公寓,陈设简陋,面积也很有限。光线只能从屋顶一个小小的窗口射进来,屋子旁边是一条狭窄肮脏的胡同。这里并不缺乏表明这位君子近来时运不济的其他征兆,家具严重不足,舒适完全无从谈起,加上连内外换洗衣物这样琐细的动产也都看不见,道出了一种极度窘困的处境。如果这些迹象还有待确定的话,赛克斯先生本人那种瘦弱不堪的身体状况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明。

这个专以打劫为生的家伙躺在床上,把他那件白色的大衣裹在上当睡衣,死灰色的病容,加上嵬嵬的睡帽,一星期没刮的胡子又硬又黑,这一切表明他的整个嘴脸毫无改观。那只狗伏在床边,时而闷闷不乐地看一眼主人,当街上或者楼下有什么响动引起它的注意,它便竖起耳朵,发出一阵低沉的吠叫。靠窗

坐着一个女的，正忙着替那个强盗补一件他平时穿的旧背心，她脸色苍白，由于照料病人，加上度日艰难，她变得十分瘦削，要不是听到她口答赛克斯先生问话的嗓音，让人很难认出她就是已经在书中出现过的南希。

“七点刚过一会儿，”姑娘说道，“今天晚上你觉得怎么样，比尔？”

“软得跟唾沫一样，”赛克斯先生冲着自己的眼睛和手脚咒骂了一句，回答道。“来，给我搭把手，让我从这张该死的床上下来。”

赛克斯先生没有因为生病而脾气变得好一些。姑娘将他扶起来，搀着他朝一把椅子走去，他嘟嘟囔囔，不住口地骂她笨手笨脚，还打了她。

“哭鼻子了，是吗？”赛克斯说，“得了吧，别站在那儿抽抽搭搭的。你要是除了擦鼻子抹眼泪以外什么



事也干不了，那就干脆滚蛋。听见没有？”

“听见了，”姑娘把脸转到一边，硬撑着笑了一声，
回答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

“哦。你想通了，是不是？”赛克斯看见泪水在她
眼睛里直打转，又吼了起来。“这样对你有些好处，你
想通了。”

“喂，比尔，你今天晚上不是真的想对我这么凶，
是吗？”姑娘说着，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不是？”赛克斯嚷道，“为什么不？”

“那么多个夜晚，”姑娘带着一点女性的温柔说，
这样一来，连她的声音也变得悦耳了。“那么多个夜
晚，我一直忍着，不跟你发火，照看你，关心你，就好像
你还是个孩子，这还是我头一次看着你像这个样子。
你要是想到这一点，就不会像刚才那样对待我了，是
吗？说呀，说呀，说你不会的。”

“得了，就这样吧，”赛克斯先生答应了，“我不会的。唔，他妈的，啧啧，这丫头又在哭鼻子。”

“没什么，”姑娘说着倒在一把椅子上，“你不用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什么东西会过去的？”赛克斯先生恶狠狠地问，“你又在干什么蠢事？起来，干你的活去，别拿你那些娘儿们的胡扯来烦我。”

换上任何一个时候，这种训斥，连同发出训斥时的腔调，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可这一次，赛克斯先生还没来得及按照在类似场合的惯例发出几句得体的恶言，来为他的威胁加点佐料，那姑娘已经实在虚弱不堪，筋疲力尽，头耷拉在椅背上，晕过去了。赛克斯先生不太清楚如何应付这种非同小可的紧急情况——因为南希小姐的歇斯底里一旦发作，通常来势迅猛，完全要由病人死打硬撑，旁人帮不上什么忙——



他试了一下用咒骂的办法，发现这种处理方式一点效果也没有，只得叫人帮忙。

“这儿怎么啦，我亲爱的？”费金往屋里张望着，说道。

“帮这姑娘一把，你还有完没完？”赛克斯不耐烦地回答，“别站在那儿耍贫嘴，冲着我嬉皮笑脸。”

费金发出一声惊呼，奔上前来对姑娘施行救助，这时候，约翰·达金斯先生（也就是机灵鬼）跟着自己的恩师也已经走进来，他连忙把背在身上的一个包裹放在地板上，从脚跟脚走进来的查理·贝兹少爷手里夺过一只瓶子，一转眼已经用牙齿将瓶塞拔出来，先尝了尝瓶子里的东西，以免出错，随后又往病人嗓子眼里倒了一些。

“你用风箱给她扇几口新鲜空气，查理，”达金斯先生吩咐道，“比尔解开衬裙的时候，费金，你就拍她

的手。”

这些经过协调的急救措施进行得热火朝天——尤其是在委托给贝兹少爷的那个部门，他像是认为自己在这次行动中的作为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乐趣——时间不长便产生了理想的效果。姑娘逐渐恢复了知觉，晃晃悠悠地走到床边的一张椅子跟前，把脸埋在枕头上，让多少有些感到诧异的赛克斯先生去对付那三个不速之客。

“哟，是哪阵邪风把你给刮到这儿来啦？”他问费金。

“压根儿不是邪风，我亲爱的，邪风是不会给谁带来好处的，我带来了一点你看见保准高兴的好东西。机灵鬼，亲爱的，打开包袱，把今天早上我们花光了钱才买来的那一点点小东西交给比尔。”

机灵鬼依照费金先生的嘱咐，解开他带来的那个



用旧台布做成的大包裹，把里边的物品一件一件地递给查理·贝兹，查理再一件一件放到桌上，一边大肆吹嘘这些东西多么难得，多么美妙。

“多好的兔肉饼，比尔，”这位小绅士要他看看一块很大的馅饼。“多可爱的小兔子，多嫩的腿儿，比尔，那几根骨头入嘴就化，用不着剔出来。半磅绿茶，七先令六便士一磅，浓得不得了，你要是用滚水来泡，准会把茶壶盖也给顶飞了。糖一磅半，有点发潮，肯定是那帮黑鬼一点不卖力，成色是差一点——啊，不！两磅重的麸皮面包两只，一磅最好的鲜肉，一块双料格罗斯特^①干酪，都说过了，还有一样是你喝过名酒中最名贵的一种。”

贝兹少爷念完最后一句赞美诗，从他的一个硕大无比的口袋里掏出用塞子塞得很严的一大瓶酒，达金

^① 英国西南部城市，以出产干酪闻名。

斯先生眨眼之间已经从瓶子里倒出满满一杯纯酒精，那位病号毫不迟疑，一仰脖子喝了下去。

“啊！”老犹太心满意足地搓了搓手，说道，“你顶得住，比尔，你现在顶得住了。”

“顶得住！”赛克斯先生大叫起来，“我就是给撂倒二十次，你也不会帮我一把。三个多礼拜了，你这个假仁假义的混蛋，把我一个人丢在这种处境里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孩子们，瞧他说的。”老犹太耸了耸肩说，“我们给他带了这么多好——东——西。”

“东西倒是不错，”赛克斯先生往桌上扫了一眼，火气略略消了一些，说道。“你自个儿说说，干吗要把我丢在这儿？这些日子我心情坏透了，身子骨也垮了，又没钱花，全齐了，你却一直扔下我不管，简直把我看得连那只狗都不如——赶它下去，查理。”